第 62 卷 第 2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2, No.2
2025 年 3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r. 2025

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模式问题
——以冯梦龙小说为例

张　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广州 510420)

摘　要: 1763 年冯梦龙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俄译版本进入俄罗斯之后，开启了中国文学俄译的源头，并逐渐扩展到了小说、诗词和戏曲等中国文学领域。本文以冯梦龙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传播为例，从“始自‘取道欧洲入俄’的传播路径”“始于转译、改写和改编入俄的传播样态”“贴近受众、中为俄用的传播策略”以及“起步晚，发展缓，急剧潮涨，波澜起伏的传播发展阶段”等几方面探讨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模式问题。

关键词: 冯梦龙; 俄罗斯汉学; 中国文学传播; 文学传播模式
中图分类号: K 20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5) 02-0095-10

自 1763 年首篇收录于明末冯梦龙纂辑的《警世通言》(第二卷) 的短篇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被翻译成俄语进入俄罗斯，开启了中国文学俄译的源头，俄罗斯人对中国的关注逐渐拓展到小说、戏曲、诗词等中国文学领域。在中俄文学交流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冯梦龙的小说在俄罗斯的传播经历了转译、改写，汉学家主译，有组织翻译，译研并举学科化等各个传播阶段，典型地代表了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模式。

一、始自“取道欧洲入俄”的传播路径

冯梦龙纂辑小说是最早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1735 年，常驻巴黎的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 1743) 汇集此前百年间入华欧洲耶稣会士的大量著述及译作编辑而成的《中华帝国全志》在巴黎出版，其中第三卷收录了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Franois-Xavier Dentrecolles，1664—1741，1699 年入华) 译自明代抱瓮老人所编《今古奇观》中的三篇小说《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怀私怨狠仆告主》《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1666—1736) 译自《元人杂剧百种》的元人纪君祥所撰杂剧《赵氏孤儿》。《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庄子休鼓盆成大道》都是冯梦龙纂辑的白话短篇小说，《吕大郎还金完骨肉》收录于《警世通言》第五卷、《今古奇观》第三十一卷;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收录于《警世通言》第二卷、《今古奇观》第二十卷; 《怀私怨狠仆告主》则出自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一，名为《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抱瓮老人将此篇辑入《古今奇观》卷二十九时，改名为《怀私怨狠仆告主》。《中华帝国全志》面世后，反响热烈，次年(1736 年) 再版，并于 1838 年和 1841 年分别由爱德华 · 凯夫(Edward Cave) 和约翰 · 瓦茨(John Watts) 译成英语出版①。1760 年，英国作家奥利弗 · 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 取材英文版的《中华帝国全志》创作了《世

收稿日期: 2024-07-02
作者简介: 张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百年史(1807—1949) 》”(17ZDA195) 阶段性成果。

① 1836 年，约翰 · 瓦茨曾出版《中华帝国全志》的英语节译本。

界公民: 或一个住在伦敦的中国哲学家的来信》①; 1763 年,俄国译者将其中的一封信翻译成俄语,名为"中国小说"发表在俄国当年十月份的《科学事务通讯月刊》②上,这就是《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这是最早在俄罗斯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中国文学作品便是如此辗转取道欧洲传播到俄国,"取道欧洲入俄"亦成为中国文学早期在俄罗斯传播的首要路径。

1827 年,法国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1788—1832) 翻译的《中国故事》(Contes Chinois) 一书在巴黎甫一问世,当时俄国著名的双周刊《莫斯科电讯》(Московский телеграф③,1827,第 20 期) 立刻就刊出了取自雷慕沙书中的一则故事译文。④ 这则名为《三兄弟》的故事是冯梦龙的《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的重译。1841 年,彼得堡的《灯塔》杂志第 17—18 期连载了柯尔萨科夫(П. Корсаков) 的一篇"中国小说"书评,实际上是从英语转译的冯梦龙《玉娇峦百年长恨》(《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今古奇观》第三十五回) ⑤; 1847 年,俄国诗人、文学家涅克拉索夫(Н.А.Некрасов,1821—1877) 主编的《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刊载了以英国人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 所撰《中国之旅》片段(1844 年 11 月 15 日广东) "中国陵墓"作为序言的中国小说《生死至交》(又译《死后朋友》),虽然没有注明译者及原文出处,但实为转译自 1845 年英国《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 刊载的塞缪尔·白之(Samul Birch) 所译的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七卷中的故事《羊角哀舍命全交》(《今古奇观》第 12 回) ⑥,英文名为"Friends till Death"。此外,还有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经由欧洲转译而来,如,1827 年,第一部在俄国发表的中国章回小说《玉娇梨》(《双美奇缘》) 的片段,自阿贝尔—雷米扎(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 的法文本转译; 1832—1833 年,拉扎列夫东方语言学院印刷所出版的中国长篇小说《好逑传》(四卷本) 自经英译本翻译的法译本转译; 1852 年,第一首在俄国发表的译自《诗经》中的中国诗歌,由米勒(Ф. Б.Миллер,1818—1881) 自德语转译⑦,等等。

"取道欧洲入俄"的中国文学传播路径至少说明,其一,作为中国最大邻国的俄罗斯,对于中国的认知并不早于一些与中国不接壤的欧亚国家。虽然,《元史》中已经有 14 世纪初俄罗斯人被掳往北京服役的记载,但中俄两国直到 18 世纪初都没有汉俄翻译,当时两国的交往只能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以 18 世纪欧洲的通用语言——拉丁语居中传述。1689 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便是通过法国人张诚(G. erbillon Jean Franois,1654—1707) 和葡萄牙人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 以拉丁文为中介进

---

① 哥德史密斯自 1760 年 5 月 24 日至 1761 年 8 月 14 日在《大众纪事报》(The Public Ledge) 上连载《来信》,1762 年 5 月结集出版了单行本。参见 Рифтин Б.Л.Русские переводы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XVIII —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Восток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VIII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Знакомство. Переводы. Восприятие.* М.: ИМЛИ РАН,2004.С.12.

② Китайская повесть,(из книги《*The Citizen of the world, or letters from a Chinese philosopher*》).《*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и известия о ученых делах*》, 1763, октябрь, С. 348—353. //Скачков П.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М.: ИВЛ, 1960.С.542.

③ 《莫斯科电讯》(Московский телеграф),俄国首份百科杂志,文学家、翻译家波列沃依(Н.А. Полевой,1796—1846) 于 1825—1834 年在莫斯科创办,每两周一期。

④ Рифтин Б.Л.Русские переводы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XVIII —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Восток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VIII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Знакомство. Переводы. Восприятие.* М.: ИМЛИ РАН,2004.С.18.

⑤ Китайская повесть. Пер. П. Корсакова.—《*Маяк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и образованности*》, 1841, ч. XVII—XVIII, гл. третья, материалы, С. 1—16.[Перевод рецензии из《*Foreign Quarterly Review*》на повесть《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ая месть К-эу Луан Уанг》из сб.《*Цзиньгу ци гуань*》.]//Скачков П.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М.: ИВЛ, 1960.С.543.

⑥ Друзья за гробом. Китайская повесть.[Предисловие Р. Фортюна. Китайские гробницы].—03, 1847, т. 51, отд. VIII, С. 65—73. //Скачков П.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М.: ИВЛ, 1960.С.541.

⑦ Из книги《*Ши кинг*》Конфуция.—《*Москвитянин*》, 1852, т. I, отд. I,2, кн. 2, С. 165.

行翻译洽谈的，因此，18 世纪以前，在俄罗斯从中文翻译中国文学根本无从谈起。缺乏中文翻译家当然是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早期借助“他语”转译的重要原因。直到 1715 年，作为向“东方推进”的重要举措，俄国向中国派出“北京传教士团”，培养出俄国本土汉学家后，俄罗斯才开始直接从中文翻译引进中国文学作品。

其二，18 世纪，彼得时代掀起了涉及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改革，旨在使俄国从与“欧洲”长期的脱离中全面“欧化”，打破此前俄罗斯文化与西欧文化的隔绝状态。引进欧洲精神文化思想，引进欧洲学者人才。因此，18 世纪进入近代社会的俄罗斯，对欧洲经验的接受甚至绝对盲从造就了其特殊复杂的精神文化思想和文学发展态势。中国文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想发展背景下，因为在西方广为流传，随着俄国的“欧化”进程，引起了俄罗斯出版者、翻译家等人的兴趣，与欧洲的文学作品、精神思想成果捆绑在了一起进入了俄罗斯，并不是俄国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有兴趣进行的翻译，是因为欧洲读者的认可，冯梦龙的故事在欧洲被多次翻译。

二、始于转译、改写和改编入俄的传播样态

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始于转译、改写和改编之中。

自 1763 年，冯梦龙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从英语转译入俄而来，“取道欧洲入俄”的中国文学作品皆为英语、法语、德语等各种欧洲语言的转译，并且传播到俄罗斯的中国文学作品不仅始于转译，还始于改编和改写。

转译英文版的俄译《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与英译版同样将故事发生地改成了高丽，作品人物也被虚构了不同的姓名，女主人田氏改为韩氏，故事结局修改为庄周与故事开始时庄周遇见的扇坟美妇人成婚。

1880 年，《祖国纪事》发表了诗人、翻译家米纳耶夫(Д.Минаев，1835—1889) 从德语翻译的中国诗歌，名为《尼姑庵外》①。米纳耶夫的俄译诗与沙米索的德译诗一样，几乎找不到中国因素，包括诗中尼姑对孩子未来“读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描绘等等都是欧洲的生活场景，虽然米纳耶夫翻译的这首德国诗人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 1833 年发表的叙事诗《尼怨》，诗歌副题标明的是“德语据汉语译”。实际上，沙米索的诗并非从汉语翻译，而是他对于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 1873) 同年发表在《文学的欧洲 》(L' Europe Littéraire) 上的汉译法语诗《尼姑思凡》(Ni-Kou-Sse-Fan) 的再创作，“与儒莲相比，沙米索在形式上简化了译诗，并将女尼表述感情的方式基督教化了。他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沙米索笔下的女尼虽然向往世俗生活，但她不敢心生叛念。一旦有了这样的念头或梦境，她便自觉罪恶，转而请求救世主的宽恕。而儒莲译诗中的中国女尼却似乎没有这种罪恶感。尽管二者有以上种种差异”。② 米纳耶夫的俄译诗忠实地传达了沙米索的诗意。而儒莲的《尼姑思凡》亦非对中国明清小曲《尼姑思凡》逐句逐字的翻译，儒莲的译文有大量的改编。

直到 20 世纪的 1929 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冯梦龙的故事《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和《苏小妹三难新郎》，也“根本不是翻译，而是间接的改写，只有些情节，几乎明代小说特殊形式的诗文都整页整页地剔除掉了”③。

---

① За монастырскою оградою.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Г.Яковлев. //Скачков П.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М.: ИВЛ，1960.С.542.

② 丁敏:《沙米索〈尼怨〉出处考》，《中国比较文学》2007 年第 2 期，第 136 页。

③ Васильев.Б.А.*Правдивое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Повести и рассказы*. Перевод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Редакция и 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ья А. Хархатова.(сери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я》) // Записки Коллегии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при Азиатском музее АН СССР. Т. IV. Л.: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1930. С. 290.

俄国早期的中国文学作品译介活动,从法文、英文等欧洲文字以及满文等转译,并且改编和改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借助中介语言进行转译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学相互交流最初阶段的常态。但是,一方面跨语际交流中的转译从作为翻译活动的"转译法"而言,是可使译入语更加契合原语的不可或缺的翻译技巧和表达方法;另一方面,社会现实造成的文化软实力带来的话语霸权影响力和人类共同的价值审美意识等诸种因素,亦使得转译之应用成为不同语际翻译活动中重要的一环。因此,时至今日,转译仍然发生于世界文明互鉴、文学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之中。如,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作品的俄文版全部都是直接从英语转译。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系列《三体》自2006年在中国陆续出版后,2014年英文版登陆美国,便开始享誉欧美,同时入围两大公认的世界最权威的科幻小说奖项的星云奖和雨果奖双奖提名,2015年,荣获了"科幻界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雨果奖。两年后,俄罗斯出版巨头艾克斯莫(Эксмо)直接从英文翻译出版了《三体1:地球往事》(2017),《三体2:黑暗森林》《三体3:死神永生》(2018),及包括《微纪元》等10个短篇在内的刘慈欣的小说集,名为《流浪地球》(2021)等。目前高居俄罗斯畅销书榜首的中国网络小说《天官赐福》(Благословение небожителей)也是粉丝先自英语转译,在俄罗斯粉丝翻译网站 YouNet Translate 备受追捧,后又从汉语翻译成俄语在俄罗斯上市出版发行。

中国文学始入俄罗斯的传播样态表明:

其一,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文学相互交流时,依据其他语种的译本来翻译原语文本的转译,有许多不同的原因。1.原语译本失传,如,始自公元前2年的中国古代翻译的佛经,原本(梵文本)许多在印度已经失传,外国(日本)等国只有通过汉译佛经来转译。2.本国缺乏懂原语文本的译者(翻译家),这在跨语际交流的早期是导致借助"他语"转译的重要原因。3.转译本或者改编改写后的译本在译入语的传播者眼中"好"于原语文本,或者更"合"译入语的传播者之"意";或受制于译入语国自身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诉求,被客观地接受;或满足了传播者的期待想象,被译入语传播者主动采纳。这种现象,至今从书名、故事情节等的转译中都可见一斑。如,2003年克洛德·巴彦(Claude Payen)将毕飞宇的中篇小说《青衣》书名译为 L´opéra de la lune(月亮剧),是用更加形象,更为西方读者熟悉的小说中的嫦娥故事"奔月"来意译"书名";2009年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的《青衣》英文版书名 The Moon Opera(月亮剧)显然是对法语版译名接受后的转译;这个译名也被俄罗斯出版商采纳,2014年《青衣》俄语版面世时,书名便被出版社改为了 Лунная опера①(月亮剧),而俄语译者本来是将"青衣"忠实地译为 Актриса(京剧女演员)的。

其二,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的文学有不同的发展和特点,各民族文学又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处于相互联系交流的"世界文学"之中。中国文学在俄罗斯呈现出的"转译、改写和改编"等传播样态,从世界文学共同体的角度而言,正是说明作为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置身于同一个世界文学的共同体中,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显然得益于、开始于世界文学交流发展的长河。而开始于18世纪的中国文学这种转译、改写和改编入俄的传播样态当然与彼得时代倡导的"欧化"国策带来的社会生活和文学领域全面积极地学习和模仿欧洲,与俄罗斯的启蒙运动开启民智,大规模地翻译引进外国著作密切相关;但是与此同时,正是因为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才使中俄文学直接、间接地产生交集,并且中国文学以多元复杂的传播样态迎合、助力于俄罗斯文学自身的发展,与俄罗斯文学一道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做出了贡献。

其三,"任何民族的文学的样式和文本一旦形成,它的传递和扩散,便成为考量这一文学价值的一种标尺。"②冯梦龙的小说被欧洲接纳,在欧洲的广为传播,彰显出中国小说情节奇幻,寓意深刻,独有的

---

① Би Фэйюй. Лунная опера.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збука", 2014 (Переводчики - Алексей Родионов, Оксана Родионова).

② 严绍璗:《比较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9页。

文学魅力。18 世纪下半叶冯梦龙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译入俄罗斯时,“俄罗斯的杂志对于英国的那些道德批判和对于中国社会的赞美并无太大兴趣,伏尔泰将中国制度理想化的俄文译著也刚刚在俄罗斯面世,引起俄罗斯出版家们兴趣的是英国作家转译的中国生活故事本身”①,是中国文学自身的文学艺术魅力。因此,作为异质文学的中国文学能够进入俄罗斯文坛,冯梦龙的小说、刘慈欣的小说……能够被贴上“中国文学”的标签,传播于世界,凭借的是其成功地跨越语际和民族、国家边界的魅力和流通的力量,是与他语、他国、他民族的成功互动。这一切当然不是偶然的。如果说,本土文学(民族文学)以其传播实现与世界文学的连接,那么,显然,世界文坛共同的审美价值判断,共同的认可接纳是中国文学进入俄罗斯的重要因素之一。诚如陈晓明教授呼吁“今天中国的文学应该重新接上 1980 年代与世界文学连接的路径”时,将“民族性与世界性处在不同的艺术层次上”,看成“问题的症结”,强调应该“真正形成可以在当今世界文学的一定水平上对话的创作规则”“确立面对世界的文学目标”一样。②

三、贴近受众、“中为俄用”的传播策略

为什么是冯梦龙的小说,而不是唐诗宋词,不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四大名著等更为中国人认可的中国文学经典能够最早进入俄罗斯? 无论是俄罗斯经由欧洲将中国文学引进于俄罗斯形成的中国文学特殊的俄罗斯传播路径,还是俄罗斯译者、出版者等所有传播者在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过程中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的转译、改写和改编等行为,都显示出了俄罗斯传播者贴近受众、中为俄用的传播之策略。

18 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因为时代的巨变而发生了急剧的转折,俄罗斯的文学思想理念、体裁形式和题材内容诸方面都发生了根本转变。

从体裁形式方面,18 世纪俄罗斯期刊发展的迅猛,甚至遭到“期刊使书籍消亡”的指责③,俄罗斯文学的题材内容则随着新体裁的期刊事业的发展,进入了“挺进大众化”④的第三次浪潮时期,此时,冯梦龙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感情意识和道德观念,具有市民文学色彩的通俗小说可以说恰逢其时,得以受到俄罗斯出版者、翻译者的关注,藉由俄罗斯期刊成为最早面世于俄罗斯文坛的中国文学作品,与 18 世纪 60 年代的俄国“出版物和刊发作品数量的增长,反映出俄国读者群的稳步增长。对文学的兴趣此时已经开始覆盖广大市民阶层和社会下层公务人员”⑤的文学社会发展现实遥相呼应,贴近俄国民众读者,汇入俄国文学历史发展洪流,为“在 18 世纪人们的意识中与民间传说故事传统融合在一起的手抄本翻译小说的风格和手法”⑥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因此,19 世纪上半叶进入俄罗斯的中国小说故事显示出俄国文坛对于“中国逸事”(Китайские анекдоты) 和中国民间故事的浓厚兴趣。1810 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儿童月刊《儿童之友》(Друг юношества) 杂志在“中国逸事”为题的专栏中刊载的几篇故事中,一篇便是波波夫(Дмитрий Попов)

---

① Рифтин Б.Л.Русские переводы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XVIII —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Восток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VIII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Знакомство. Переводы. Восприятие*.М.: ИМЛИ РАН, 2004.С.13.

② 陈晓明:《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中国文学的当代境遇》,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08—509 页。

③ См.《*Отечественнье Записки*》Г.1847, Т. 51, No.3.Отд.VIII.C.73.

④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4-х томах. Т. 1: 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итература XVIII века. Л.: Наука.1980.С.456.

⑤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4-х томах. Т. 1: 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итература XVIII века. Л.: Наука.1980.С.575.

⑥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4-х томах. Т. 1: 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итература XVIII века. Л.: Наука.1980.С.604.

译自法语的冯梦龙的《夸妙术丹客提金》(《今古奇观》第 39 回)①删改的译文。“译者删去了‘入话’,改动了个别细节(丹客佯称丧母,译文改为丧父),但整个故事译得不错,没有失去中国话本的特色。”②1821 年,《国民教育部部刊》(Журнал департамент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刊登了据说从满语翻译的“中国逸事”,实为《两县令竞义婚孤女》(《醒世恒言》)③;这应该是第一篇直接译自中文的冯梦龙作品,尽管其“据称是从中国皇家图书馆收藏的满文抄本里译出的。可惜该刊未说明抄本的名称,也未署俄译者的姓名”④,但还是能说明汉学家认识到了冯梦龙的价值,当然翻译的目的可能仍然是应和当时文坛和社会读者的需求;1828 年,《俄罗斯观者》杂志刊载转译法国雷慕沙《中国故事》(巴黎,1827)的《真相大白的诽谤》(实为《今古奇观》第 29 回《怀私怨狠仆告主》)⑤时,俄文译者尽管佚名,却在译本前言中直言:“中国的故事和我们的俗文学故事很相像,讲述者同样显示出那种带有狡黠、刻薄意味的逼真性……”⑥汉学家李福清认为这可能是俄国关于中国文学作品进行的最早的文学性评论。

而最早署有译者姓名、译自中文(满语)的中国文学作品俄译本仍然刊载于“中国逸事”专栏,译者是弗拉德金(Ант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Владыкин,1761—1811)。他是卡尔梅克人,1780 年作为俄国北京第七届传教士团的随团学生被派往中国,有十四余年的中国生活经验。1746 年他回到俄罗斯后,曾任外交部中文翻译,在翻译培训学校任职,从事汉语和满语教学。他精通汉语、满语,是俄罗斯首批满学家,俄罗斯满学奠基者之一,俄罗斯最早的满俄词典和教科书编撰者,在他编写的《满语学习指南》教材中还附录了他从满语翻译的《三字经》和《名贤集》,用于教学。1796 年,他在月刊《缪斯》上曾翻译发表过“中国历史逸事”⑦,包括西汉文学家刘向《列女传》中的“继女大义”等故事;1839 年,《祖国之子》(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杂志再次刊登了弗拉德金译自中文的“中国逸事”,包括《两县令义婚孤女》这篇出自冯梦龙《醒世恒言》第一卷中的故事,以及王祥卧冰、唐氏乳姑之类的二十四孝故事和《烈女传》的“孟母三迁”等 11 篇故事⑧,这应该是冯梦龙的故事首次署有译者姓名、译自中文的俄语译本。

而法国传教士马若瑟的《中国悲剧〈孤儿〉的独白》之所以引起俄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剧作家苏马罗科夫(А.П. Сумароков,1717—1777)的兴趣,令他兴味盎然地以诗体将其德译本中短短的“第一幕第二

① Китайские анекдоты. Пер. с франц. Д. Попов.*ДЮ*, 1810. 1, С. 75—87; 10, С.100—109; 11, С. 54—73.// Скачков П.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М.: ИВЛ, 1960.С. 69.

② 李福清:《中国文学在俄国(18—19 世纪上半叶)》,田大畏整理,《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 年第 1/2 期,第 113 页。

③ [Каменский Петр]. Отрывок из книги “Тай-шань, или Зерцало китайских добродетелей и пороков”. — ЖДНП, 1821, 3, С. 153—156. [Пер. с маньчж.] //Скачков П.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М.: ИВЛ, 1960. С. 565.

④ 李福清:《中国文学在俄国(18—19 世纪上半叶)》,田大畏整理,《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 年第 1/2 期,第 113 页。

⑤ Обнаруженная клевета. Китайская сказка. Пер. Абель-Ремюза. Пер. с франц.《*Русский зритель*》, 1828, ч. I, 3/4, С. 226—260. //Скачков П.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М.: ИВЛ, 1960. С. 546.

⑥ 李福清:《中国文学在俄国(18—19 世纪上半叶)》,田大畏整理,《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 年第 1/2 期,第 114 页。

⑦ Владыкин А.(Пер.). Речь государя Тана к воинству. Анекдот из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Муза*》, 1796, 4, С. 193—197. //Скачков П.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М.: ИВЛ,1960.С. 66.

⑧ [Владыкин] Ал. Китайские анекдоты. Пер.с кит. и маньчж. — СО, 1839, XII, изв. и смесь,С. 86-92. // Скачков П.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М.: ИВЛ, 1960. С. 66. 据李福清考证,斯卡奇科夫将安东·弗拉德金误写为阿列克谢·弗拉德金。См. Рифтин Б. Л. Русские переводы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XVIII —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Восток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VIII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Знакомство. Переводы. Восприятие.* М.: ИМЛИ РАН, 2004. С. 20.

场的台词”摘译,以 M · S 的笔名发表在《勤劳蜜蜂》(Трудолюбивая пчела) 杂志 1759 年 9 月号上,其实正是在于他与这部中国元杂剧惩恶扬善的道德伦理观念、悲剧意蕴的共鸣和惺惺相惜。1788 年,涅恰耶夫(Василий Никитич Нечаев, ? —1829 之后) 将伏尔泰作于 1755 年的五幕剧本《中国孤儿》忠实地译成了俄文①,在俄罗斯上演。

18 世纪是俄罗斯启蒙运动时代,俄国启蒙 “文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形成道德规范,纠正不良品德”②因此便不难理解俄罗斯文坛当时的译本选择: 带有世俗道德谴责倾向的试妻故事《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谴责贪婪自私、劝人仁爱向善的《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警醒道德败坏者的《玉娇峦百年长恨》等反映市民阶层道德观念之作。

而对于中国文学作品的改写使之原文作品发生的变形同样是出于 “中为俄用”之考量。如,最早译入俄罗斯的俄译本《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故事结局是由庄周的得道改写为庄周与扇坟美妇人成婚,这种中国故事的 “变形”使得庄周和他妻子同样地被冠以 “不忠” “水性杨花”的恶名, “是以西方人的思想,描写韩氏是一个不忠的妻子,而其夫也同样于丧妻之后马上另结新欢,两人是一丘之貉; 带有一些西方的幽默意味”③,也显然是为了符合当时启蒙时代的精神思想文化,强调人性自由、人权平等和人性解放。扇坟美妇人是寡妇,她当然有再婚的权力。至于中文小说原本结尾的庄子 “得道”,或者说 “六根清净,道念滋生,自有受用”的中国道家修行目标,在俄译者的眼里当然一文不值,他们自然会选择讨读者喜欢的故事结局,让庄周和扇坟寡妇 “喜结连理”,才不会如冯梦龙所愿让庄周得什么道,还成仙!

四、起步晚,发展缓,急剧潮涨,波澜起伏的传播发展阶段

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邻国,中俄文学文化交流却大大晚于并不与中国接壤的一些欧洲国家,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相较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起步较晚,肇始于中国文学世界化,世界文学交流发展的长河。在俄罗斯经历了缓慢的转译、改写,汉学家主译,潮涨潮落、波澜起伏的有组织翻译,译研并举、学科化等各个传播阶段。

第一阶段(18、19 世纪) ,自冯梦龙小说开启的中国文学始自欧洲转译的俄罗斯传播,18 世纪下半叶开始,起步较晚,而后的一百多年间发展缓慢,18 世纪只有零散的几篇中国文学作品面世于俄罗斯文坛; 19 世纪也大多是单篇文学作品,大概五十种,转译作品 32 种,包括 1834 年译自英国杂志、刊载于《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女诗人》④专集和 1896 年出版的单行本《中国与日本诗歌》⑤,并且据考证, “18 世纪俄国读者见到的所谓 ‘中国小说’,除庄周故事及吕氏兄弟故事之外,都是西方文人的创作。从 19 世纪初开始,偶尔出现于俄国书刊的中国小说,可以说大部分是真的中国作品。”⑥这些托伪之作,有的是欧洲文人创作后被俄译者翻译,有的直接就是俄国文人的伪作,他们仿冯梦龙的故事创作然后冠以

---

① Вольтер Ф. М. *Китайский сирота* : *Трагедия* / Господина Волтера.; Переведена с французского [Василием Нечаевым]. Печатан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 : Пр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оенной коллегии, 1788.

②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4 - х томах. Т. 1: 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итература XVIII века. Л.: Наука.1980.С.482.

③ 李福清:《中国文学在俄国(18—19 世纪上半叶) 》,田大畏整理,《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 年第 1/2 期,第 112 页。

④ Китайские женщины-поэты. (Из《*Revue Britannique*》) — БЧт., 1834, VI, отд. 《*Иностранная словесность*》, С. 57—64. //Скачков П.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М.: ИВЛ, 1960. С. 500.

⑤ *Китай и Япония в их поэзии*. СПб., [тип. В. И. Либермана], 1896, 63 с. (Маленькая антология, No. 1). // Скачков П.Е.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М.: ИВЛ, 1960. С. 498.

⑥ 李福清:《中国文学在俄国(18—19 世纪上半叶) 》,田大畏整理,《北京图书馆馆刊》1994 年第 1/2 期,第 113 页。

“中国小说”标签,足见冯梦龙作品在当时俄罗斯作为中国文学代表的重要地位。

第二阶段(20 世纪上半叶) ,1917 年是俄罗斯历史上重要的分界线,俄国从此进入了全新的苏维埃时期,不仅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学术研究和学科教育,特别是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特殊时期。阿列克谢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1881—1951; 汉名“阿理克”,又称“阿翰林”) 院士大声疾呼要系统地翻译研究中国文学,他说“现实已经清楚地表明,加大精选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是首要的、刻不容缓的,甚至也许是我们唯一的任务。”①

1918 年 9 月,在高尔基(М. Горький,1868—1936) 的倡议和组织下,彼得格勒成立了世界文学出版社,出版费用由人民委员会负责,下设三个编辑部,东方部是其中之一,成员包括当时最知名的中国学家,如阿列克谢耶夫等。高尔基说“我们正在组织出版东方文学作品……我们出版中国文学、日本文学……”②1919 年和 1920 年,世界文学出版社接连出版了两本《东方文学》文集,并且开始了一项有组织的、宏伟的、包括《今古奇观》在内的中国经典翻译计划。

经过政府官方和专家的支持,出版社、翻译家等各方面的努力,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完全进入了汉学家主译,有组织的传播阶段。虽然“1917 至 1922 年,几乎没有中国新文学进入,但是从 1922 年起中国书籍就开始洪流般地冲了进来”③。据不完全统计,1950 年以前,俄罗斯翻译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包括各种单行本和单篇诗歌、小说、散文等各类作品,以及一些可以查到的民歌,也有些作品因为再版而被重复统计) 大约五百余种,近乎此前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十倍。

尽管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对中国文学的接纳主要集中于革命文学。当时“马列主义学说开始主导一切社会科学领域,民族解放运动作为世界革命进程的重要部分成为新一代东方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东方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备受关注”④,东方首先成为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舞台。作为东方学领域重要组成的中国学,其文学翻译研究必须符合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因此,这一时期苏联文坛出现的主要是倡导“文学革命”的鲁迅、茅盾、彭湃、萧军等左翼作家,以及时任“左联”驻苏联代表的中国革命诗人、作家萧三的作品,在苏联备受重视的也多是此类图书。但是,仍然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1924) ⑤,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聊斋志异》,十月革命前翻译出版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1911) ⑥等古代中国文学作品面世。

第三阶段(20 世纪 50—70 年代)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随着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新中国与苏联间的关系进入了亲密的结盟时期,中俄两国同时掀起了文学的互译研究洪流,波涛汹涌,泥沙俱下。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进入到急剧潮涨,波澜起伏的传播阶段。

译介到苏联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疯狂膨胀,1950 年代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粗略统计(包括发表在报刊上的单首诗词和民歌) 也有近千种,几乎是 1950 年以前俄罗斯译介中国文学作品总量的两倍。“可以说 20 年代到 40 年代有名的中国文学作品大部分有俄文翻译”⑦,并且印数急剧增加,据苏联作协

---

① Алексеев В.М. 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Книга 1, М.: Вост.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2.С.77.

② Андреев Ю.К. Из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ниги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 *Вестник НГУ*. Серия《История, филология》. Т. 1. Вып. 2.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2002.С.78.

③ Меньшиков Л.Н., Чугуевский Л.И.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 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М., 1972. С. 86.

④ 张冰、沙莫伊洛夫:《俄罗斯东方学的发展进程》,《中国俄语教学》2018 年第 3 期,第 91 页。

⑤ журнал "*Восток*" No. 4, 1924.

⑥ журнал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р*" No. 11, ноябрь, 1911.

⑦ 李福清(B.Riftin) :《中国现代文学在俄国(翻译及研究) 》,《中国文化研究冬之卷》(总第 2 期) ,第 120 页。

第二次代表大会公布的数据, "截至 1954 年 9 月 15 日,中国作家作品的印数达到 883 万册"①,尽管"很多译的作品文艺水平并不高,翻译水平更低,所以读者很少,书店积压大量当时的大陆作品,没有人买"②。

在这样的大潮下,1954 年,维尔古斯(В. А. Вельгус,1922—1980) 、齐别罗维奇(И. Э. Циперович,齐一德,1918—2000) 夫妇合译的第一部俄译本《今古奇观》在俄罗斯出版③,包括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宋小官团圆破毡笠》等"三言"小说,以及其他的作品,如: 1957 年,吉什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Тишков) 翻译的《卖油郎独占花魁》④; 1962 年,左格拉夫(Ирина Зограф,1931—2022) 翻译的《十五贯》(《京本通俗小说》) ⑤; 同年,维尔古斯、齐别罗维奇夫妇合译的两卷本《今古奇观》⑥; 也有包括《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等冯梦龙作品的《中国文学选读》(1959) ⑦。

1960 年代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严重影响了中俄文学的交流发展,作品翻译数量锐减,苏联虽然仍在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但是每年面世的单行本都超不过五种,有些还是重译。冯梦龙的作品也仅在 1966 年由华克生(Дмитрий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1926—2017) 翻译的《懒龙的把戏》(中国 17 世纪话本 16 篇) ⑧; 1972 年,由 A.罗加乔夫(Алексей Петрович Рогачев,1900—1981) 翻译的《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张古老种瓜娶文女》《宋四公大闹禁魂张》⑨等; 1977 年,由维尔古斯、齐别罗维奇夫妇合译的《中国中世纪小说》⑩; 1978 年,由华克生翻译的《死去两次的女子》⑪; 以及 1975 年《远东古典小说》⑫等中国文学作品选集中得以现身。

第四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随着中苏关系恢复正常,1980 年代后的苏联,在对"隔膜"了二十年的邻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充满了"陌生"的"好奇",以及中苏文学文化交流日渐增多的情况下,"80 年代,当代中国文学的典范之作都被积极地译成了俄文出版,苏联读者因此了解到中国作家,如: 王蒙、阿城、王安忆、高晓声、李隼、陆文夫、刘宾雁、刘心武、冯骥才、谌容等的创作"⑬。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等一系列政策的提出实施、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等现实发展,特别是中国自身的强大,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崛起。21 世纪至今,中国文学俄译翻译出版量大有突破,已达近二百部,且不乏长篇小说。

---

① *Второй Всесоюзный съезд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6. С.436.

② 李福清(B.Riftin) :《中国现代文学在俄国(翻译及研究) 》,《中国文化研究冬之卷》(总第 2 期) ,第 120 页。

③ *"Удивительные истории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и древности" Избранные рассказы из сборника XVII в. "Цзинь гу цигуан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54.

④ журнал "*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No. 9, сентябрь, 1957.

⑤ "*Пятнадцать тысяч монет"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китай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2.

⑥ *" Удивительные истории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и древности"*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2.

⑦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учеб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59.

⑧ *" Проделки праздного дракона" Шестнадцать повестей из сборников XVII века*. М.: "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6.

⑨ *"Нефритовая Гуаньинь" Новеллы и повести эпохи Сун*.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2.

⑩ *"Разоблачение божества"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повести.* М.: "Наука", 1977.

⑪ *"Дважды умершая" Стар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повести*.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8.

⑫ *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5.

⑬ Желоховцев А. Н.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Язык 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том 3,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2008,С. 170.

经过两百余年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积淀，俄罗斯的中国文学翻译研究逐渐进入系统的学科化建设阶段，华克生、维尔古斯、齐别罗维奇成为冯梦龙的作品最重要的翻译家、研究家，在大量再版和新译冯梦龙作品的同时，译研并举；同时他们作为中国文学和汉语教师，教学相长，对冯梦龙作品进行了深入的阐释研究和教学传授。科布泽夫(А.Кобзев)、克拉夫佐娃(М.Кравцова)等汉学家编选的中国文学作品集中亦都收入有冯梦龙的作品。

结　语

纵向审视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进程，最早译入俄罗斯的冯梦龙作品的在俄传播显然是中国文学俄传的典型缩影。透过其代表的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的路径、样态及其传播策略、传播阶段等问题，既可见出中国文学传入俄罗斯，是俄国汉学发展进程中独特的一面，也清楚地表明作为民族文学的中国文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始终处于和世界上其他各国文学的联系中，并也因此得以世界化，完成从民族文学到世界文学身份的转变。但是，任何异质文学间的交融都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发展空间，也都受到人类文化艺术共同发展规律性的制约。也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学能够独立于传播者和接受者共处的思想文化时代。“文学翻译的接受几乎都受制于目的文化的文学与文化规范及其需求和期望。”①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传播影响既体现出文明互鉴，东西方文学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中国与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拥有共同的审美价值取向，共同的世界文学目标，更是与世界思想潮流的历史发展，与俄罗斯文学及其社会精神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密切相关。始自冯梦龙作品的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选择在应和俄罗斯文学和社会精神思想自身发展需要的同时，为俄罗斯对中国文学、中国思想文化的认知提供了可能，为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翻译研究传播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而且与当时的文学思想潮流一道促进了俄罗斯文学和社会精神思想的发展历程。

The Issue of the Communication Model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Russia: Taking Feng Menglong's Short Story for Example

Zhang Bi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The Russian translation of Feng Menglong's (冯梦龙) short story *Zhuang Zi Beats and Breaks the Earthen Basin and becomes Immortal by Following the Dao*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in 1763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Russian. This gradually expanded to such genr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s novels, poems, and operas. Taking for example the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his short story by Feng Menglong,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issue concerning the communication model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Russia from several respects like "the communication path first entering Russia via Europe", "the communication forms starting with re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adaptation in Russian", "the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aligning with the Russian audience and utilizing Chinese literature for Russian purposes", and "the stages of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by a late start, slow growth, sudden surges, and fluctuating waves".

Key words: Feng Menglong; Russian Sinology; Chinese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mode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France Peter. *Oxford Guide to Literaturein English Trans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27.